

我把父亲种进地里

刘锡安



新生的日头，在山的那一头“吭哧吭哧”使劲攀爬着山岩，当它竭尽全力“嗖”地一声跃上山巅的时候，我和父亲已经走到南山脚下。

向北望去，缓缓流淌的象峪河水，从东边宽阔的河槽曲折而下，河面映着粼粼波光，仿佛铺了一层耀眼的金沙。父亲说，河岸两侧，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庄稼地，全靠象峪河水的浇灌和滋养，才生产出小麦、玉米、高粱和谷子，还结出茄子、豆角和黄瓜……

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父亲下地。父亲带着我，到南山脚下的祖坟里，要在山坡边沿栽上几株松柏。父亲说，每年雨季，常常山洪暴发。从山顶一泻而下的洪水，就是一头受惊的公牛，瞬间就能把祖坟的泥土刮去一大片。在山坡边缘植上几株耐旱的树，树根紧紧抓住泥土，祖坟也就不容易被山洪冲垮了。

父亲脱下羊皮大衣，只留下一件汗衫。他往手掌心唾几口唾沫，一把攥起那把铁镐，呼呼舞动着，向着山坡上的泥土刨去。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对植树、种地之类，没有任何概念，只乖乖蹲在不远处，双手托着腮，新奇地瞪大双眼，呆呆看着父亲一个人抡镐挥汗。

挖好树坑，父亲将树苗立在土坑中间，招呼我过去，帮他扶正树苗，也好腾出手来

往坑里填土。半晌时间，当九株树苗根根直立起来的时候，祖坟已是一片绿意。

阳光煦暖，微风和畅。父亲长舒一口气，脱下汗衫，“啪啪”拍打着腿脚上的尘土。他的脸上、背上，腾腾冒着热气，汗水也亮晶晶的，肌肤像涂抹了一层金铜的色彩。穿戴好衣服，就像往常一样，父亲一把将我抱起，又举过头顶，任我骑在他的双肩，提着铁镐和钢锹，哼着小调，大踏步向家的方向走去。

父亲告诉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等我像他一样抡得动铁镐的时候，那些孱弱的小树苗，一定能长到一握粗细。

树木的生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然而，每年祭祖的时候，我还是能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些小树苗，虽然生长极其缓慢，但也在慢慢地往高里走、往粗里长。哦，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只要你栽下一株幼小的生命，它就一定能带风沐雨滋生出日益葱郁的绿荫。

每年清明前后，也是春播最繁忙的季节。橙黄的大谷子、金黄的玉米、穿着紫红色袍子的高粱，还有茄子、黄瓜、西红柿……都要赶在这几天种下。生产队的骡子马儿，在养了一个冬天的肥膘后，于开春派上了用场。每天，在一声声响亮的鞭声驱使下，卖力地拖着犁铧，将一片片泥土深深翻遍；又

带着雪亮的铁耙，耙平了一望无际的田野。踏着松软的泥土，父亲和生产队的社员们，挖渠、耨耩，一行行、一垄垄，将粮食和蔬菜的种子分别种到大田里。

在我家院子东墙下，父亲也辟出一方菜园。每年春天，那些小而白的黄瓜种，椭圆乖巧的“四月鲜”，比绿豆粒还小的茄子籽，预先培育好的西红柿苗，都是父亲的“宝贝”。他把不大的地分成几小块，播下不同的菜种，隔三差五锄地施肥，引水灌溉，搭建木架，细致地照料每一个蔬菜宝宝。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一直惊异于土地的神奇力量，不止于它能实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粮”的夙愿，还在于它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

母亲是个爱花的人。院子里、猪圈旁、父亲菜园子的边角地带，都是母亲种花的地方。母亲栽种的花，并没什么名贵品种，无非喇叭、牵牛、百日草、鸡冠、鸢尾这些常见的种类。可母亲的手指好像带着魔法，经她双手栽种的花草易于成活，甚而，那些垂死的苗株，就像大地之子安泰俄斯，经过母亲打理，也会在泥土的护佑下悠悠反转，盛开出一季的繁花。从仲春季节到深秋，我家院子就是花儿的天堂：粉、绛、红、黄、紫、单瓣、双瓣、重瓣；白日开，傍晚谢，夜晚开，白天落；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赶趟儿似

的，似乎每种花儿都必须尽态极妍，才能对得起那位爱花之人、惜花之人。

后来，读到黛玉葬花，让我不由得想，既然人与人相知相恋系于缘，那么，那些花肌艳骨又怎能无情寡义？或许，每一朵花，都是为着喜欢她、赞赏她、怜惜她的人而明媚鲜艳吧？倘若君一季未到，她们宁愿匆匆落花成家、枯落成灰。

犹记少时，我褪乳牙。每每掉落一颗牙齿，母亲都会把它埋到墙头的泥土里。过不了多久，我惊奇地发现，粉色的牙床上，居然又能萌生出一颗颗新牙。

思来想去，我实在不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有多神奇，或许，她就是生命之源。父亲、母亲，我的父老乡亲，从来都是土地忠实的信徒与仆人。而我的血管里，同样流动着和他们一样的血液，且坚信，土地一定能创造出种种意想不到的神迹。

2007年深秋，在播种冬小麦的时候，父亲面带微笑，永远离开了我们。出殡那一天，在祖坟里，在当年栽种的松柏下，我和我的兄弟，肩扛、绳牵，亲手将装着父亲的暗红色棺槨放进了墓坑中，一如当年我和父亲把小树苗种到树坑里。在一锹又一锹泥土填入墓穴，再也望不到父亲的时候，我仰面默默流泪，却没有哭泣，我恍惚觉得，今天我把父亲种进地里，也许过不了多久，神奇而又无所不能的土地，就能再长出一个崭新的人，还给我一个年轻帅气又健康的父亲。

我等啊等，盼啊盼，紧盯着一粒干枯的种子，望眼欲穿，痴痴期盼着它能顶破树皮、发出新芽。甚而，在睡梦中，忽然有那么一天，当我再去祖坟虔诚叩拜的时候，蓦然一声，父亲的墓室徐徐开启，笑咪咪地，走出了我那慈爱的父亲。

然而，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十七个年头也过去了，不仅我的父亲再也没有从泥土里长出来，而且，我把我的母亲，也一并种到了父亲的墓穴中……



南吴北赵 铁山其人

周俊芳

在近代文化思想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可谓翘楚。山西晋商大院走出来的一位书法家，曾被门徒遍布，声名显赫的康有为夸赞“大江以北，无出其右者”。事情要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说起，时任太谷铭贤学堂校长的孔祥熙，对连襟生前尽心照拂，死后极尽哀荣，珍重邀请同乡赵铁山代表铭贤学堂书写挽联。拟联、书写双剑合璧，124个字的隶书长联在公祭大会上悬出后，极为瞩目，叹赏者众。特别是康有为的不吝夸赞，使赵铁山名声大噪，被书法界誉为“华北第一支名笔”，遂有“南吴（吴昌硕）北赵（赵铁山）”之说。

吴昌硕是近现代中国书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海派泰斗，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清末海派四大家”。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足见赵铁山书法艺术的分量。

赵铁山（1877—1945年），晋中太谷人，名昌燮，以字行，亦署惕山、错铁、旧铁、汉痴、衲斋、孑然、柴翁、心隐庵主人等，是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赵铁山出身晋商富户，是儒商的杰出代表，经过几代人艰苦创业、奋力拼搏，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商贾，太谷四大户之一，拥有“义聚公”“树慎成”“公慎昌”“晋升棧”“静丰得”等当铺、票号、棉布庄。至今，在太谷田家后的巷子里仍能找到赵家老宅，部分宅院保存完整，整片宅院以赵铁山父子的两处院最为精致。

儒商虽富，家教甚严。赵家四兄弟皆是书家，以赵铁山为最。赵家与儒商榆次常家是世交，赵家兄弟与常旭春、常赞春交厚，既是朋友又是亲戚，书法文章上教学相长，各有所长。赵铁山学养深厚，勤奋自励，19岁考上拔贡，但他志不在此，“立品直须向白壁，读书何必志青云”，一生敬仰傅山人品气节，以其为榜样，立志做爱国持节、刚直不阿的丈人。1937年太谷沦陷后，他蓄发明志，誓死不做亡国奴，被讹传被炸死后，隐居老宅潜心研究书艺，一生勤勉，留下大量墓志铭石碑文和书画作品。1945年5月，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于太谷家中，享年69岁。

他深谙书法之道，吸取各家神韵，达到“我用我法”境界，注重字外功夫的修养，兼长绘画、金瓦，深通经史、诗文，博学多艺，融于书法起到了书外观物、法外取意的作用。

国庆前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传承与发展地域文化，凝聚文化共识，由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晋中市博物馆、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承办的“艺山碑风——赵铁山书画展”，在晋中市博物馆正式开展。省内外学者、书画名流、地域文化研究者几十人汇聚其间，品书论画，其乐融融，文气浓郁。同期开展的，还有《生生不息——江淮地区古代方国文物专题展》、《南北之韵，相得益彰》。

此次展览遴选赵铁山不同时期的篆、隶、行、楷书书法作品及多种题材绘画精品，包括条幅、对联、中堂、横幅、扇面等33件/套(73件)。细腻入微的花草，遒劲有力的书法，每一幅作品都透露出他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据悉，展览将延续至2025年2月25日。

此次展览特邀国家文史馆书画研究院研究员、省政府文史馆馆员郭齐文参与策划、提供指导，以赵铁山生平事迹与艺术成就为基本依据，注重历史叙事与精神弘扬的结合，从独特的人文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向公众展示赵铁山的艺术造诣和精神风骨。

“赵铁山是谁？”“他是哪里人氏？”“他的书法作品咋没见过”……当展厅里有人窃窃私语，一代书法大家重返世人面前，便显得意义非凡。

十月的颜色

李晓勇

伟大的十月，是红色的
看那火炬般的旗帜猎猎飘拂
宛若游龙，熠熠闪烁
这是我们的坚守，我们的信仰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丰收的十月，是橙色的
看那山川湖海到处生机勃勃
不断成长，不断收获
这是我们的丰收，我们的硕果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探索的十月，是蓝色的
看那海底蛟龙与太空的嫦娥
勇往直前，实力展现
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荣光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英雄的十月，是绿色的
看那领空领海边疆宁静祥和
保家卫国，人民安宁
这是我们的长城，我们的战士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坚强的十月，是黄色的
看那国旗上五星非凡的聚合
团结一心，精诚合作
这是我们的复兴，我们的崛起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神奇的十月，是彩色的
看那七十五年来建设的成果
认真发展，专心建设
这是我们的速度，我们的执著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美丽的十月，是幸福的
看那国富民强，看那政通人和
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传说
这是我们的华夏，我们的生活
这是力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中国

我在《追寻榆次历史印迹》一文中写过：“数千年的风雨掠过榆次城乡，近代工业文明的车轮碾过榆次，留下深深痕迹”，榆次这个两千多年的古城，焕发着现代的青春。

榆次的工业化是轻工业化，有众多工厂，特别是有四大厂：晋华、经纬、锦纶、液件厂，还有一个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的榆次广播录音器材厂。

榆次液件厂没有其它三厂大，但却是全国液压工业系统中的龙头企业。工人有沈阳风动工具厂、抚顺挖掘机厂，还有天津来的工人，南方来的一些技术人员，后来又有大批的部队转业和地方招工人员增补到职工队伍中。

我在1971年2月初毕业后招工入厂，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证，穿劳动布工作服。与晋华、经纬、锦纶厂为榆次带来活力一样，液件厂也为榆次注入了自己的外来文化活力。

印象中，东北来的职工大都豪爽大气，天津来的多才乖巧。记得一位老检查工师傅是天津来的，名叫王金声，态度和蔼，说话甜美。有时晚上车间加班会遇上停电，我们就燃起一些沾了油污的废纱照着亮，他给我们唱小曲“天涯呀，海角，

大宅院就在我的家乡灵石县城西北的小王庄村，村里类似的宅院不下五处，但大宅院尤为壮观。它依坡而建，建筑风格独特，梁、柱、砖木、石雕形成独立的乡村民居群，里外共百余间，属四层层递式房屋结构，一宅比一宅高，三宅院为正院，院中有院，院中跨院。从前一宅院为粉坊、二宅院为酒坊、面坊，顶宅院为崇奉的地方，宅院内有上下通道，宅院外还有几处小院，有醋坊和油坊，村里人也叫“财主院”“崖窑院”或“张文耀院”。

这个大宅院曾经是张文耀祖上的宅院，后来，陆续住进五户人家。从我记事起，一宅院住杜姓，两位老者，沉静庄重，不苟言笑，一子五女；二宅院做学堂，之后为贾姓居住，老两口有三个儿子，长子从军，退伍后落户大庆油田，次子、三子在村农务；左面二宅院是张姓一家，两子一女从小过继给别人，其余子女在家务农；三宅院除张文耀后人住正房外，张大伯、

当工人那些年

武江波

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两人是一条心……”（《天涯歌女》）。

我喜欢文学艺术。车间团支部书记是复员转业军人，叫王易文。我们一起外出野营拉练，走累的时候，他就会即兴朗诵诗歌，让人顿时忘了疲劳。

我也曾写了许多歌咏车间劳动竞赛的诗歌，比如：“小高速行驶威力大，床头一面红旗插。低头一心散黄花，只听一阵沙沙沙”；“刀尖咬紧钢牙，卡盘带汗飞舞。车下飞出钢龙，油花腾起白雾”；“车刀呼啸，闪烁着青春火花。马达轰鸣，犹如奔腾的烈马”……这些现在好像是口号一般的诗句，却是那时我们火热生活的真实写照。后来，我以“来自车间黑板报的诗”为题，将这些诗辑入我的诗集《黄河情韵》。

厂里有大批的外来工程技术人员，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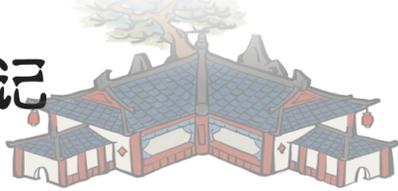
给我们当年没上过多少学的青年工人讲授技术课，普及科技文化知识。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叫钟霖德，是福建人。他讲课生动风趣。有一次，上课时他问大家什么距离最短？大家怕答错不敢回答。他说：“直线最短，连猪都知道。你吆喝喂猪，它绝不会绕大圈子跑过来。”

后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离开工厂，有机会走进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之后，再回到榆次液件厂时，已风光不在，换了人间。

今时，我怀念在国有企业中的生活，也在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我们的青春岁月融进了曾经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献给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建设，而国有企业的火热生活也培育了我们，滋润了我们的青春时代。

大宅院印记

张仁双



马大娘住着里外院，是宅院内人气最旺、子女众多的一户；顶院张文林家，和张文耀同根同宗，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汾西两渡矿医院……大宅院的故事，如星光般璀璨，正院张文耀后人是院里最耀眼的“星”。我小时有印象，张家老人爱打牌娱乐，两儿三女学业有成，家庭和睦，子孙都很出息，是村里人羡慕的一家人。

去年夏天，我再次回到大宅院，两院大门紧锁，门前杂草丛生，又走进几处宅院，映入眼

帘的是一幅一幅破碎的画面，不由使我追思难忘，叹息伤感。院墙斑驳，门窗破败失去了形状，唯一一座座宅院门头砖雕的匾额分外显眼，左院二匾文“新增瑞气”，院三匾文“棠芝兰”这些匾额，笔力千钧，醒目端庄，依然熠熠生辉，顶院匾文“处世长”是张文耀的爷爷张富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缮后的匾文。

其实，在我们村门头匾文众多。41号院“谦受益”“耕读第”，52号院“翰墨林”，16号院“敦孝夙”“中孚吉”及作宾王家等。这些传统

秋花惨淡秋草黄，伤悲情调，划伤心扉。未觉池塘春草，阶前梧叶已秋。伤春悲秋，到了一定年纪，不由自主。伤春者，春雨观花，落花时节又逢君，暮春甫至，林黛玉便“手把花锄出绣闱”，葬花去了。悲秋者，杜甫感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孟浩然感叹“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柳永感怀“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范仲淹感念“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悲哉，秋之为气也。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尤其对于故地重游者，伤春悲秋之外，伤夏哀冬，不也如此。

露水云烟，虫声鸟语，季节有序而世事无常。万物凋零，一派肃杀，难免联想起老之将至的生命。别人误会自己，自己也误会自己，以为多情怀旧，以为善感惆怅，实则皆

秋季忧郁症

介子平

因当下的窘境。

心中有风，写出的便是风，心中有光，写出的即便是风，也满纸风光。“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东坡的豁达，苦难之后。汪曾祺：“我一直都错怪，是你带走了一切。其实一切本来就会离开，只有你如约而来。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独认识你的孤独。”岁岁王孙草，空怜无处期，没有

什么不能放手，也只得放手，一切都被接受，也只得接受。再有个性，所走的路，都由前人筑就，再不情愿，衰老的特征，都是父母曾经的样子。

萧萧风至，孤客先闻，音信千里，难寄怅情。天凉了，发呆时，记得披件外衣。真心相处之人，不会输给外貌距离，身高年龄，不会输给流言蜚语，清贫潦倒，只会败给不珍惜、不信

任，败给不努力、不积累。缟练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风致娟秀，这该是深秋的景致。残荷寂寥，临溪流以静对，凄凉飘零，访草木以素心，炎夏里张开的毛孔，可幽闭矣。

韶华逝，容颜衰，不必努力即可获得者，惟有年龄。寒露至，果迟熟，不必努力的结局，大致如此。登高极目，知天地之大，置己苍茫，知寸身之微，你我不过一片黄叶，随风漫卷。尔来多不见，此去又何知，世间再无此岁，人人皆过客耳。欲走小留，仍有不舍，挂念的人，牵挂的事，实在太多。

每场不快，似经历一场落叶的憔悴，却也在心房里落下一粒坚韧的种子。记忆未满，尚有空间，记忆里的回回挫折，竟因了这粒种子的支撑，不至绝望。如同照亮一路光明者，只需一豆青灯。



刊头题字 冯骥才
文学副刊 第一〇二〇期